

迟到

他抱着篮球，穿过午后的阳光徐徐走来，一身白色的运动服显得文质彬彬，嘴角噙着的淡淡的笑容，还是一如既往地清爽，一路上是纷飞的栀子花，眷恋而又多情。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该死的铃声响起，打断了我梦中含羞迈步上前的步伐，更让人忧伤的是，姐姐我还没看清楚他的脸。伸出手一把抓过床头柜上的手机，迷糊中按了拒接。

终于还我一个清静的世界了，裹了裹身上的薄被，继续蒙头大睡，期待续上未完的美梦，可是，就如大冬天在身上浇了盆冰水一般，即便再穿上厚厚的棉袄，还是无法一下子恢复到之前的温暖，慢慢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床板以及耳边“嗡嗡”的风扇声，提醒自己还在寝室，而且还是一个人的寝室，放假室友们陆续走光了，由于报名参加了一个暑期三下乡的社会实践团队，12号才出发，所以这几天我都是一个人在坚守阵地。

12号……

扭头刚要抓过手机，熟悉的旋律再一次响起。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赶忙按了接听键。

“易珊！”足以震破耳膜的声音响起，吓得我赶忙拉开手机和耳朵的距离，另一只手摸索着昨晚郁闷之下不知扔在了哪个角落的眼镜。

“在呢，师兄，在呢！”怕他再展魔鬼嗓音，我揉着耳朵连忙应道，绝对比猪八戒做错事儿面对孙猴子还狗腿。

“昨天开会怎么说的？这会儿多少时间了？！”问句加强调后那绝对就是暴怒了，吓得我拖鞋都懒得找，直接顶着猪窝头光脚板去水房简单洗漱一下。

第二道催魂的铃声一响起，我赶紧接听。

“师兄，我……”正要开口，那厢尹大人又发话了，“限你两分钟之内赶到学校大门口。”然后就是“嘟”的一声。

行李昨晚已经收拾好了，其他的東西前天就搬到师姐的寢室去放着了，赶忙将我的临时床铺给拆了，昨晚就上交了寢室清单，不然待会儿宿管阿姨来检查，要是没恢复成大一开学来“一贫如洗”的模样，估计就算我坐上了车也得把我逼回来，谁让我是寢室最后的战士呢。

10分钟后，我终于圆满完成任务，右手行李左手包，再回首看一眼住了三百多天的寢室，曾经嫌弃它太破旧，无数次幻想着住新寢室的日子，现在真要走了，心里却又生出了诸多的不舍，室友们离开的这几天，面对空荡荡的寢室，一个人打饭，一个人洗漱，说话大点儿声都有回声，大半夜的醒来，没有熟悉的呼噜声，听不到小萍的磨牙声，月光的清辉竟让我生出了几许的惆怅。

沫音的短信拉回我的思绪，她已经到集合地点了，催促我赶紧去，其他人都到齐了就缺我一个，短信末尾还附上一句，“尹师兄脸色极其不好。”吓得我“啪”的一声关上寢室门，拔腿就往目的地冲，一路上无视那些惊讶的目光，因为比起形象受损来说，我更害怕尹大神的阎王脸，因为我清楚地记得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是一个团队，千万不要因为个人的原因而耽误了大家！”

头发梢上的汗珠，随着奔跑，紧紧地吧齐肩短发粘连在了脖子上，额头上因为吃火锅长出的痘痘被汗水浸得生疼，鼻梁上昨晚摸黑去配的眼镜就像老爷子下山一般，婆娑着想要到达平地，以至于我时不时来个45度的忧伤及时阻止它的行动。

老远就看到了身着红队服的小伙伴们，内心一阵激动，终于摆脱连续三天来在寢室里自言自语的原始生活，回归正常生活的怀抱，心里还来不及多荡漾一会儿，我就傻愣愣地看着一个篮球从旁边的球场飞了出来，然后正对着我侧脸的方向，再然后——我就被砸得两眼冒金花了。

有人说爱情的来临是毫无预警的，没想到悲剧的来临比爱情还快。

而在砸到头的那一刹那，我想到了妈妈常说的一句话——

“倒霉的人喝口水就能被呛到！”

想起昨晚好不容易不熬夜要早睡，这脸还没挨着枕头，眼镜就已经和床架做了个亲密接触——直接五体分尸，无奈中只好瞎子探路似的从西区穿越到东区，在眼镜店老板关门之前重新配了镜框，一来一回足足花费了一个半小时。气喘吁吁地回到寝室，肚子又开始闹革命，找了四层楼总算找到了开水泡面，岂料这脑子参加革命去了，竟然接了冷水来泡面，导致我大半夜的拉肚子，今早还赖床了。

难道是我平时太跳了，老天也看不过眼，这两天闲下来了就挨着把各种惩罚给俺来个遍，要不然这篮球早不砸人晚不砸人，偏偏等着我经过时来砸……

呜呜……

还不等我好好哀悼一下头皮上被砸死的细胞，只见队员们全围在了我身边，一个个一脸悲戚的样子，特别是沫音，那张小脸真真是扭曲得好看，不知道的还以为被砸的是她呢。

“易珊！你是猪吗？”魔音响起，我也顾不上疼了，忙站起来，尴尬地往沫音身后凑了凑，然后识相地选择沉默。

“你见过这么倒霉的猪吗？”见他不再盯着我了，口里冲着他的背影嘟了嘟嘴念叨道。其实我很想说的是，这世上估计没我这么倒霉的猪了。

出发！

“再等一会儿代曼！”我以为我是最后一个，没想到还有比我更不甩尹阎王脸子的人，再听她跟阎王说话时的口气，这从来只闻名未见面的代曼同学绝对是女王一个。

忘了给大家介绍了，我叫易珊，性别女，典型女汉子一枚，家庭、长相、身高、体重等都不怎么样，属于丢在人群中都找不回来的类型，虽然读的是中文系，但是短发、黑框大眼镜、牛仔套装，完全没有一丝文青范儿，肚子里没几两墨水，大一稀里糊涂进了校学生会的编辑部，凭着许三多身上的那股“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硬是把我自己改造得有那么一点儿文学气息了。这次在队伍里负责宣传报道，也就是起美化修饰的作用。

……

“哈喽！尹易。”

在等了又半小时之后，连我都要开始唧唧歪歪的时候，尹大神口中的

新成员终于到了。墨镜、红唇、乌黑长发、黑色吊带，牛仔超短裤以及差不多 12 厘米的“恨天高”，无不显示出她的知性与狂野。

“你们好，我是代曼，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说这话时她微仰着下巴，本来个子就高，这下我就只能再来一个“45 度的忧伤”了，“应该算是你们的师姐了，接下来的十五天时间里，希望大家和平相处。”末尾，用手推了推鼻梁上的墨镜，鲜红的指甲油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尤为刺眼。

我低头看老大给我发的短信，大概就是抱怨我如何地丧尽天良，自己一个人跑去农村旅游，留她一个人独守“空房”，还要面对成堆的新闻，我默默为她祈祷了几秒钟，然后回她一句十分欠揍的短信，“你的痛苦正好是我的快乐！”谁让姐姐我此时心情极度地不好呢。

“真有个性！”沫音扯着我的衣袖说道，而对象，绝对是所谓的代曼了。我扭头看了她一眼，她很平静地在看着手机，以至于我都怀疑刚才是我耳鸣了，不过我早就习惯了，打小认识她到现在，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十多年来，她算是我最好的朋友，要说这世上谁最了解她，绝对不是生她养她的妈，而是怎么看都跟她怎么不搭的我。

沫音应该是所有家长都会喜欢的那种孩子，勤快、懂事、贴心、学习好，不说别的，就我妈她老人家来说，巴不得我跟沫音对调，这样她就能省不少的心，谁让我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女生外表汉子本质的“奇葩”，而她则是任何时候都乖巧懂事、女神范儿十足呢。

在小孩子的世界里，绝对不喜欢侵占自己领土的外来者，更别说她占领的还是我的老妈，所以小的时候我是无比仇视这丫头，什么画个圈圈诅咒、买了零食故意在她旁边显摆等手段使了个遍，但是在别人骂她欺负她的时候我又爱跳出来两肋插刀，想当初我绝对算得上“村霸王”，我一发话方圆百里的孩子莫敢不听，偶尔有不听的直接武力解决，当然，我绝对没有助人为乐的觉悟，而是在我家老太太十年如一日的诵经模式下，充当沫音的卫士已经成了我的光荣使命，所以即便心里不爽还是见不得她受欺负。

“人都到齐了，准备上车出发。”尹大神和代曼聊了几句后队伍便正式出发了，12 个人大包小包的基本上装满了一个车，不知道的还以为跟着包工头出去务工的。

班车皮椅的皮臭味，对一向晕车的我来说，真真是有下十八层地狱的

感觉。先是犯晕想要睡觉，半个小时左右在车子的颠簸中就醒来了，一通猛吐后，感觉自己心脏都快吐出来，所以每次坐车都会尽量坐靠前的位置，这次也不例外，成功抢到了第一排的座位，刚坐下找出眼罩准备去约会周公，有人开始提议了。

“大家往后的十多天里都要在一起相处啦，不如现在每个人做个自我介绍吧，大家提前认识认识也好啊。”不用回头看，我闭着眼也能听出这是闵敏的声音，这声音实在是太有特色了，每句话后面都忘不了加个长长的尾音，是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但我是委实不喜欢这种调调，这几次成员开会下来，我只记得两个名字，一个是代曼，一个就是闵敏，代曼是因为她从来没出现过，而闵敏则是因为她的声音实在是太特别了。

“真能装！”坐在后面的沐音再度轻声开口，声音不大，但足以让我听到，我探头向她看去，她正拿着水瓶喝水，依旧笑靥依旧，不过从我这个角度看，她嘴角的讥讽显露无余，不禁深叹一口气，这还刚出发就看不过了，往后这些天可怎么办？两个还都是一看一眼就知道不怕事找她，就怕事不找她的妹子。

晕车

七月份白天十分热情，一热起来可以把人活活晒死，这不，车子还没开多久，车厢已经变成了烤箱，即便是拉上帘子依旧晒得我头昏眼花，从包里掏出了一把伞撑开靠在座位上遮住大部分阳光，整个人清醒了不少。

“呕”车子正在转弯，一个甩尾颠得本来就已经胸闷的我再也忍不住要吐出来，“师傅，给我一个袋子。”开车师傅扭头看了我一眼，估计是怕迟了我会吐在他车上脏了他的宝贝车子，赶紧伸手扯了个袋子给我。

“袋子不要扔在车子上，待会下车记得带下去。”

无暇顾及他说了什么，我接过袋子埋头便开始吐了起来，待我好不容易

易平复了心里的“惊涛骇浪”，整个人已经像霜打的茄子——蔫了，口里全是昨晚吃的烧烤的味道，身上也难闻得很，连我自己都不禁嫌弃起我自己来。

一只手伸到了我的眼前，光看着略显粗壮的手臂就知道是队里为数不多的男生之一，准确说没有之一，因为队里四个男生，一个胖，一个黑，还有两个比较正常，而尹大神都算是比较正常那一个。来不及确认到底是谁这么好心，赶紧接过他手里的水，瓶盖已经拧开了的，仰头漱了口，手臂的主人又递了一把纸过来。

“谢谢。”我一把接过擦了擦口角，低头整理吐出的污物。

待我整理完毕，抬头看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棱角分明的俊脸，有点熟悉，又有点儿陌生，捶了捶晕乎乎的脑袋，忽然想起来这人和田宇有些相像，也就是那个被我定义为非洲黑人的那个男生，不过也只是五官有些像罢了，他的是健康的小麦色，短袖衬衫外露出的胳膊看得出他很爱运动，嘴角的笑容让我想起了我的偶像彭于晏。

彼时他正在百无聊赖地玩手机，没注意到我的眼神，我扭头又看了看后边的田宇，并在心里对两人再次做了个简单的比较，一不小心田宇抬头撞上了我的眼神，冲我笑了笑，一口的白牙倒使我想起了黑人牙膏的广告。

忽地觉得有些尴尬，好歹是个女生，这样被人盯着看总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当然，我是坚决不会承认是我先盯着人家看的。“咳，咳。”假意咳了两声，调转目光扫了一眼车里的众人，大家都在歪头大睡，不对，还有两只黑溜溜的眼睛在滴溜转，定睛一看，是最后排右手边的闵敏，再顺着她的眼神看过来，对着的正好是他！

难不成她看上了？准备下手？

压下心中的好奇，看看时间，到江海市还早，更别提到江县城山堰塘村了。拉下眼罩准备入睡，但却怎么也没有睡意，脑海里全是阳光洒在他身上的画面，整个人泛着圣洁的光芒，他手指滑动手机和简单的挑眉动作，让我平静了二十年的心“咚，咚，咚”地跳个不停。

易珊，你真丢脸，又不是几辈子没见过男人了！

装什么少女情怀？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你也真够出息的，居然还心跳加速，面红耳赤？

.....

内心似有无数匹马在奔腾，更是把自己给鄙视个不行，可还是忍不住偷偷掀开眼罩瞅了他一眼，他正好对着这边，刚一碰上他的目光，只觉一股电流击中了我的全身，心底有个声音在呼唤我。

“将他拿下！将他拿下！”

但也只是一瞬间，我忙调转了目光，很自然地将眼睛交给眼罩下的黑暗，可心跳却是越发快速了，这绝对比回家吃到妈妈煮的牛肉面还让我激动。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

理智告诉我要赶紧压下这份悸动，首先，我是一个女生，我绝对不能太主动，因为有人说过，在爱情里，谁主动谁就输了。其次，我即将大二，英语四级、计算机二级、普通话二甲、三笔字技能我还没过，更别说还有教师资格证、驾驶证等“硬件”，所以我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事。最后，我也没有资格去任性。

最后我总结得出，现在的我不适合谈恋爱，虽然我已经二十出头了，不过在我的世界里，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丢人的，因为在男女比例一比十的师范院校里，女生当男生用，特别是对于我这种能一手拎一桶水上五楼的人来说，一个人也挺好的。

自我催眠了半天，总算压下了胸膛的那份火热，眼皮也越发地沉重，渐渐陷入了沉睡。

.....

“快到了，快到了！”迷迷糊糊地听到了尹老大的大嗓门，一个惊醒，赶忙扯过一张纸擦掉已经流到下巴的口水，想起刚才的梦，不禁再次鄙视自己，看来自己真是春心萌发了，要不然怎么一连两天都梦到男人，还都看不清人家的脸。

揉揉睡眼，将一切不切实际在尹大神的五指山扣下来之前丢掉，迅速收拾行李下了车，一辆飞速跑过的摩托车带来一阵滚滚沙尘，等尘雾过后，显现在眼前的两米宽的泥马路充分证明了尹大神“条件很艰苦，同志们需克服”所言不虚。

暧昧

“这什么鬼地方？”代曼不停地拍身上的灰，一边嘟嘟囔囔地念叨，“整个就是知青下乡嘛。”“真不知道这日子怎么过！”“鸟不拉屎的鬼地方。”……

“闭嘴！”尹大神出口吼道，虽说是吼，脸上却没半丝的不悦，倒更像是情侣间的打情骂俏。而代曼则是冷着一张脸，墨镜推到了额头上，深邃的眼妆、白瓷般的皮肤和鲜红的口红衬得脸蛋越发瘦小。不过，这样的一个人明显和周围的环境有些不搭调，这不，就停顿这一会儿，不少路上行人一步三回头，太多的目光都是落在她的身上。这也难怪，在山村里很少出现像她这样吊带搭超短裤，肚脐露在外面，外加一头杂乱无章的黄发的打扮，按我家隔壁王大婆的说法就是“伤风败俗”。当然我也暗自庆幸，自己出于怕晒的原因选择了长裤，虽然上车时被沫音嘲笑说过冬，但至少现在在路人的目光中，我算是最正常的了。

“提上行李，跟上。”尹大神一手接过代曼手中的行李走在前面，我们剩余的十一个，哦，不对，应该是十二个，怎么把他给忘了，虽然极其不想走路，但这条小马路估计也就只能过摩托车或者小型面包车，加上经费本来就少，大家只能认命跟在后面。

“大家坚持一会儿，还有半小时就到了，李书记打电话来说他们已经在村口等着我们了。”尹大神一手一个箱子，背上还有一个包，可能是学体育的原因，我们后面一群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他却好像打了鸡血一样，越走越带劲。

“赶紧跟上！”他走了一会儿发现后面没有动静，转身一看，我们其余的十四个人要么一屁股坐在地上，要么就是靠在土坎上喘着粗气，无不满头大汗，特别是代曼，城里人没走过这种泥巴马路，一路上念念叨叨的，再加上她穿的是高跟鞋，即便没了行李的负担，行进的速度也比我们这些

提行李的人慢了不少。

“真能装。”身旁的沫音又在“打抱不平”了，“尹师兄都给她提了行李，走起来还扭捏得不行，一步三回头的给谁看啊。”很不屑扯了扯嘴角，见我闭着眼睡觉没搭理她，安静了一会儿又自顾自地打开了话匣子，“尹师兄怎么这么帅呢？你看他的肌肉，真是十足的男人……”不用睁开眼我也知道她绝对是满眼泛着桃心。“真是太男人了，比那什么田宇、杨扬帅多了……”

“那你去追，别成天在我耳边叽叽喳喳的，烦死人了。”就是再好脾气的人也受不了她这般念叨，直接把我的瞌睡虫吵飞了，“走了！”与其继续受折磨，倒不如赶紧赶路的好。

“姗姗。”沫音可怜兮兮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似乎还泛着点儿哭调，我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话说得太重了，心下不忍，转身揽过她提的包，“我有点儿晕车……走吧。”从来不喜欢向别人道歉的我径自提了包走在前面，沫音提着另外的行李跟在身后。

眼角不经意扫到她那一张委屈不已的小脸，眼睛不住地往我这边看，委实有些无奈，虽然反感她的某些做法，但一直以来我都把她当孩子，遇到什么事儿都义无反顾地帮她解决，所以看到她这副样子内心滋生了不小的罪恶感。

“帽子戴好，别半个月回去你爸都认不得你，我妈估计也得念我一段时间了。”我腾出手把她斜戴的帽子给拾掇好，“别给姐姐我说你带的都是短袖”突然想起这丫头平时的穿戴风格，要真全是短袖，又加上易黑体质……我都能想象得到我妈数落我的样子，不禁头疼不已。

“嘿嘿……”沫音讪笑不已，“你不是带了吗，穿你的就好了。”

还真是理所当然得过分啊。

“得了，赶紧走吧。”无奈地瞥了她一眼，加快了步伐，她绝对是我人生最大的克星，从小到大只要她喜欢的而我又有的，最后全变成她的了，谁让我妈把她当亲闺女呢。别说物质上的，我甚至怀疑以后我俩要同时看上了同一个男生，我妈估计也得让我让给她。以前还愤愤不平又哭又闹，后来倒是淡然了，用我爸的话来说，“找个地方安放你的耐心。”

忘了介绍了，我爸是村里的小学教师，教语文的，小时候村里就一所小学，而且还没有五、六年级，加上又在偏僻的乡村，整个村里连上完初

中的都没几个，就连这几个都嫌教师工资太低，一个二个的全去东南部打工去了，老爸腿脚不好，出去干苦力没人要，所以就留在学校教书，一个人负责一到四年级的语文，小学上课一般是早上9点到下午4点，可我爸常常天没亮就出去，大晚上才回来，家里的农活全是我妈负责，所以小时候我每天都是我妈的骂声中醒来，“教你的瘟书，一天到晚都不着家，山上的活你不管，姗姗你也不带，每天就只顾着你的两本书，干脆和书过日子别回来了，家里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农村大多是烧柴做饭，效率低，做一顿饭没一两个小时是绝对完成不了的，可是我妈往往一起床就念叨起，等停下来的时候早饭已经做好了，中间还不带停下来喝水的，这也就是我这么多年每天六点钟就起床的原因。

为此我还跟踪过我爸，最后发现他一大早去到学校就开始背诗，课余时间就埋头研读课本，放学人都走了，他还一个人躲在梧桐树下看书，那什么《三国演义》《红楼梦》啥的都翻烂了还舍不得丢，所以每次我妈拿他没办法就放狠话，“我把你屋里的书拉去烧了，我看你还一整天钻在书里。”只要我妈一说这话，我爸马上就屁颠屁颠儿地去做我妈吩咐的事，这几年我在外面读书，每次回去总是忘不了给我爸带上几本书，不过为此我妈也数落了我不少，什么“父女一条心要气死她啦”，听多了便完全没感觉了。

到达

江海市江县以山地为主，山城乡更是典型，南北向的河流将山从中间劈开，东西两侧的山颇有点儿云南梯田的味道，只是更高更陡，从山顶一条泥巴马路下去，九曲回肠十八弯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坐落于半山腰的堰塘村堰塘小学。

众人远远地就看到守在村口的两排人，真有种抗战即将胜利的快感，大家也似乎忘了一路上的疲倦，边走边收拾自己的着装。

“姗姗，给我提一下包，我扎一下头发。”

“易珊，帮我也拿一下包。”

“田宇，麻烦帮我拿一下包可以吗？”

“杨扬，这就交给你了，有助于你减肥，千万不要感谢我。”苏茉直接把行李往胖子身上一丢，极其欠揍地说道。好在胖子脾气好，屁颠屁颠儿的提着行李跟在后面。

“牛气，可以帮我拿一下吗？”“牛气”，也是所谓的“琦帅”，是队里三个男生之一的刘琦，白白胖胖的很讨喜，因为名字谐音的原因，所以大家爱叫他“牛气”或者“流气”，他也不在意，对人总是一脸笑容。

“帅哥，可以帮我拿一下吗？”自然，这帅哥就是我之前所说的那位田宇的“兄弟”，而开口的人就是在车上偷瞄他的闵敏，我扫了他们一眼，他很自然地接过她的背包，脸上若有若无的笑容再次让我想入非非。

最后的结果就是除了尹大神之外的四位男生和我都是提一袋，背几包，还抱一袋，正应了那句话，“女生当男生用”，当然，这里的女生只是狭义的专指我而已。

“给，帮我提一下。”代曼见我们实在拿不了了，上前一步把包递给尹易，尹易很自然地伸手接住，然后她拿出镜子补起妆来。

此时大家自然而然地认同他俩的情侣关系。而我不转身也知道，沫音这会儿绝对是嘟着小嘴一脸的不爽，而且，一、二、三，果不其然，背后想起了轻微的顿脚声，不知为何，我却暗自高兴。

“没戴工作牌的赶紧戴上，加快脚步，别磨磨蹭蹭的。”尹大神发话，大家停止收拾，向着终点前进。

我突然想起我还要拍照，赶紧把沫音的行李还给她，可是我自己的包怎么办？难道又要发挥汉子本色？咬咬牙，把从杨扬那儿拿的照相机调好挂在脖子上，一手拧着行李包，另一只手举起照相机，这会儿我甚至庆幸没借到单反，不然操作起来可就麻烦了。

“给我吧。”清歌伸手过来，还没等我开口已经接过了我手里的行李走了上去，虽然不好意思，但自己委实轻松了不少，心里对他的好感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可算等到你们了！”刚一走进，一位大概五十来岁的中年人拿着烟枪

上前握住了尹队长的双手，我赶忙冲到他们正前方去举着相机，“咔嚓”一声照下这至关重要的一幕，然后给两位“领导”让开路子，自顾自地到一边修照片去了。

李书记大约四十出头的样子，中分的头发梳得油光水亮，白色的汗衫已经被汗水湿透贴在了背上，西装裤管不住他的大肚腩高高的挺起，黝黑的皮肤衬得一口牙出奇的白，让我再次想起了黑人牙膏。或许是因为肥胖的原因，声音低沉暗哑，胖乎乎的脸蛋估计伸手去就得掐出一手的油来，旁边的人大多也是黝黑的皮肤，洁白的牙，身材倒是比较正常，甚至说得上健硕，满头的大汗让人心生不忍，估计等了好半天了。

老乡们上前接过我们手中的行李，李书记挎着他的大烟斗走在前面。边走边向我们介绍村里的有关情况。

“村里青年人出去打工了，一年回来不了一次，大多是老人和娃儿在家，还有一些娃儿没妈，没办法，人家嫌这村穷。个别的在外挣了钱，就回来把老人孩子接了出去……”李书记声音有些激动，还皱着个眉头，与着装十分不搭的不和谐的烟杆头头磕在路边的石坎上“当当”作响。

可是……

李书记这一口地道的江海方言尹大神听不懂啊，人家东北来的，就我跟他交流时偶尔来一句方言他都弄不明白，更别提这不带喘气儿的方言，这不，他真拧着眉头听着，眼神一片茫然，我只好好心给他翻译一下。

“村里的小学条件不好，很多老师来待了一段时间又调走了，根本没人愿意留下来。”后面的一位老乡开口说道，“这几年村里家家户户日子也慢慢好起来了，加上现在国家各种补助，大人们都愿意让自家娃儿们多读点儿书，可是娃儿们就是不争气，大多初中没读完就跑出去，即使逼着读完高中也考不上大学，但是像我们这种地方不读书就没出路……”老乡语重心长地说，我也埋头深思起来。

“易珊，今天你必须给老子去上课！”初二那年，我爸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了我，原因是我吵着闹着不去读书，不是因为我成绩不好，而是看着一起长大的伙伴们相继辍学，半年或一年回来后一身名牌，腰上还别了个手机，那时的我觉得外面的生活真是无比的潇洒。

“我都说了我不去！我出去挣钱回来你们用不好吗？！”我哭着吼着冲

了出去，那年妈妈生病住院，爸爸一个乡村教师又挣不了几个钱，家里捉襟见肘，当时我认为辍学打工是一个伟大的“牺牲”，而爸爸的态度让我十分伤心。

我和我爸对峙了两天，那两天里，我绝食以示抗议，我爸不管我，任由我折腾，第二天下午我们班主任到我家来了，很严肃地跟我聊了一席话，晚上吃饭时我告诉我爸，我第二天去上课。

记忆拉回到现实，看着眼前这几个恨铁不成钢的大人，他们就像当初我爸爸一样，即便自己苦点儿累点儿都希望自己孩子多读点儿书，那次我回学校后，我爸除了上课外还要承担家里的家务和农活，还要一日三餐的给我妈送饭，但我记得，好几个深夜我起床上厕所，他还开着台灯在看书，有时候或许是太疲倦了，看着看着抱着书就睡着了……

进校

“你们是城里来的大学生，娃儿们交给你们我们放心，需要什么就跟我们村委会说，我们尽量满足。”李书记推了推从鼻梁上快滑下山的眼镜，为了照顾尹易，说话的时候放慢了速度，“这些日子就委屈你们跟着我们这些农户住了。”

“好啊，好啊”队友安梦琪高兴地叫了起来，“我从小到大还没在乡下住……”

“不用麻烦了。”尹大神打断她的话并瞪了她一眼，“学校里应该有空出来的屋子吧？你们只要给我们提供一些凉席和棉被就好了，反正是夏天不容易感冒，我们将就着能睡就行了，这样我们队员们做起事来也比较方便。”他扫了一眼整个队伍，确定所有人员都跟上了，“对了，李书记，我们还有五个其他学校的朋友要来，还请您多准备几床棉被。”然后又回头询问“他”：“清歌，晓夏他们下午应该能到吧？”

“恩”清歌几不可闻地应了声，然后又安安静静地当他的美男子。

“原来他叫清歌。”我努努嘴，名字和他人倒是挺配的，够清冷，说话也好听，就是不怎么搭理人。

“总共 18 个人，男生 8 个女生 10 个，就麻烦书记您帮我们安排一下了。”尹易算了下人数，然后对李书记说道。

尹大神面对村民们谦逊有礼，完全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样，我也学着沫音的语气道，“真能装。”

梦琪之后还想说什么，但一看到他眼神，整个人往后退了退，估计是想起了尹大神的那句，“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听的别怪我不客气。”

我抬头看代曼，她正低头打量她的纤纤细指，不时地蹙眉，但我敢肯定，那绝对不是因为住宿问题，而是……她的指甲油没涂均匀。

而苏茉她们几个女生虽然不是很满意这个安排，但大多数人都是农村土生土长的，也很快就接受了。男生们自然不用说，全都没什么意见。

借着眼角偷偷瞄了清歌一眼，他还是那副表情，冷冷淡淡的，偶尔抬眼看一下前面的路，白色的衬衫显得他更加清瘦。

“姗姗，走了！”沫音的声音拉回我的思绪。我一回神就对上他的眼神，羞得我赶紧向前走了几步。

好丢脸，好丢脸，我竟然又犯花痴了，而且还当着人家的面。

他知道了会怎么想我？花痴？幼稚？

“姗姗，你慢些走，我跟不上你！”或许是因为心虚，我步伐加快了不少，沫音在后面小跑才追上我。

顺着街道一路过去，两旁的房子大多是二楼，鲜有的一楼也是横数好几间，全都粉刷得光鲜亮丽，还有好几家小卖铺，虽说比不上城里的杂货店，但卖的东西还挺齐全，街道的地面也打了宽敞的水泥路，只是很奇怪进村的那一段路怎么还是泥巴马路。心下好奇，但我妈说过，出门在外要少说多听，免得得罪了人也不知道，尽管我非常不认同，但事实总是一次次地证明了我妈的另外那句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

没多一会儿便到了学校，因为是假期，所以走的是侧门，进门去，一眼就将整个学校看得一清二楚，教室一律是一楼平房，瓷砖上已经遍布了

岁月的痕迹，左上角有间小瓦房，走近看，中间用布隔开了，一边是厨房，灶头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锅灶，上面全是锅灰，角落里堆了几摞蜂窝煤。另一边是餐桌，两张农村普遍使用的回风炉，估计也有些年头了，表面的漆已经脱落了不少，就像人长了麻子一般不受看，这应该就是老师们用餐的地方了。学校大门比寻常农户的大门大不了多少，正对上来的旗杆或许是承受了太多的撞击，原本光滑的杆体变得坑坑洼洼，一如操场的地面，厕所应该是近几年才翻新的，比起破旧的教室受看不少。零零散散的几个小花坛遍布在四周，里面大多种的万年青，此时正值夏季，郁郁葱葱的，倒给这所破旧的小学添了些许的生气。

“既然尹队长已经说了要住在这里面，那就这上面这一间吧，这是原来的教室，由于后来新修了一排教室，所以这间教室就废弃了下来，正好这儿隔厨房近，你们也方便。”李书记打开教室的门，因为这会儿天暗了下来，而且这教室后面靠着土墙，所以显得有些暗，他伸手开了灯，一排排长木桌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不过桌子比较矮，拉来凑着倒也能睡人。

尹大神上前将代曼的包扔在桌子上，然后和李书记带着剩下的几个男生去了隔壁的屋子，之所以说是屋子而不是教室，李书记解释说那屋子以前是一个老师住的，后来她调走了就空了出来，屋子不大，只能并排摆下四张木板床，剩余的空间甚至不够自由活动。

“先去馆子吃饭，就当我们村里给你们接风洗尘，吃了饭再回来收拾。”李书记招呼大家一起去吃饭，大家坐了半天的车肚子也饿了，见队长没反对，心里暗自高兴，一群人跟在李书记后面到了餐馆。

安排

“唐三，可以摆饭了不？”餐馆就在学校的正门前面，店面不大，仅摆放了三张餐桌，两台风扇“呼呼”地吹着，像一头大限将至的老牛，吹

得有气无力，右上角悬空安装的老式电视机里，新闻正在报道贵州一留守儿童自杀事件。

“唉”里面人应声而出，“就差一个汤了，马上就好，您先耐心等待一会儿。”老板娘也就是李书记口中的唐三提着茶壶出来倒茶。

“兄弟，喝茶。”只见她约三十岁的年纪，个子偏高，大概有一米七左右，身材略瘦，但曲线突出，五官精致，照旧是一口白牙，估计是嫌披发不方便，放下茶壶将一头微卷的黄发随意地绑在后面，修长的脖子立刻显现了出来，嫩黄色的裙子搭上卡通围裙，倒给人一种别样的风韵。

“上菜了，上菜了。”一个男人端着菜盘子出来，个子明显比他老婆矮，小眼睛配上一顶油亮亮的光头，白色的围裙沾满了油污，脸上挂着一粒饭粒，莫名的有一种喜感。

叫唐三的女人回头嗔怒了一眼，然后收着杯子进了厨房，不一会儿端着菜出来，“这是我们这儿的陈记回锅肉，来这儿吃饭的都爱点。”

这时出来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皮肤暗黄，面无表情，规规矩矩地依次给我们添好饭，又一声不吭地进了小厨房，没几秒钟又端了两盘鱼出来，可能是太烫了，整个人小心翼翼的，生怕一不小心将盘子掉在地上。

两盘鱼终于顺利地着陆，小丫头明显松了口气，转身再次进了厨房。

“这鱼是葫芦寨的河里钓的，野生鱼，肉质鲜嫩，你们慢慢吃。”唐三不满地瞪了小丫头一眼，转身笑意嫣然地向我们介绍道。

“有河吗？大不大？鱼多吗？”梦琪是海南人，从小见惯了大海，对于这种乡村的小河倒是兴趣颇浓，更是对钓鱼这件事神往已久。

尹大神抓着筷子在桌上敲了敲，梦琪忙止住了这个话题，若无其事地端起饭碗往嘴里塞饭。

“尹队长，你们大家先吃饭，下午休息半天，晚上八点我们在学校会议室开个会，镇长估计也会来，到时候我们再详细说一说未来半个月你们的工作安排。”李书记拿起他的烟枪站了起来，象征性地敲了敲烟灰，尽管并没有烟灰出来，继而，他清了清嗓子叫老板娘出来。

“李书记，”唐三一脸招牌笑容疾步走了出来，“可是味道不对？咸了还是淡了？您尽管跟我们说。”

“算一下账。”李书记侧对着她，唐三赶紧把账单递给他，他随意扫了

眼，“先记在账上，月底一并算给你。”自始至终没给她一个正眼。我伸头瞄了一眼账单，我的妈妈呢，就这么个山疙瘩，一顿饭下来竟然两百多，一盘红烧肉竟然要价 25，比我们大学校园的商业街还贵。

“好咧。”唐三依旧是满脸的笑容，见李书记要走，更是哈着腰送他出去，我们也不好坐着，也放下碗筷起身送他。

送完李书记，我们回来继续吃饭，队长趁着这个时间安排了一下下午的任务并再次明确了每个人负责的内容。

“我们只在这儿待半个月，而且这其中还包括来的这天和最后汇报演出那天，中间还要拿出半天来开运动会，半天去敬老院，还有半天来做汇报演出之前的彩排，所以算起来我们只有不到 12 天的时间来正常教学，这短暂的 12 天里，我们做不到大幅度地提高孩子们的学习成绩，而且我们在尽可能地保护孩子们的自尊心的前提下，还是不要和他们有太多的接触，免得他们过多地依赖我们，等离开的时候舍不得，还有，根据我们这个队伍的专业特色来说，我觉得可以分为五个专项班：田宇负责武术，杨扬负责跆拳道，倪端负责美术，苏茉负责健美操，”尹大神安排着，然后掉头看了看又在盯着手指甲发呆的代曼，“你，负责音乐。”

点到的五个人中四个人依次点头，代曼没发表言论，大概是默认了吧，尹大神对于她的态度也没说什么，似乎来之前他说的让我们大家尊重他全是废话，不过一路上我们也见怪不怪了，只是心里默默地将两个人配成了一对儿。尽管我们觉得两人有点不太般配。

“刚刚说的是专项课的老师，下面是其他人的任务，元瑶，你负责给孩子们补习外语，闵敏负责数学，沫音负责语文，安梦琪负责大课和活动主持，平时没事儿你们就帮着各专项的老师一起带班里的孩子。”尹易继续安排，“易珊负责新闻，至少两天一篇，必要的时候一天一篇。”

“嗯”我点头应道，继而问道“那微博呢？不会也是我吧？”要真是我，我就真的无力吐槽了，新闻我是没问题，可是上次学校所有的实践团队开会时也安排了，除了新闻之外，每三天还要做一篇工作简报，加上放假之前老师给我安排的任务以及后期可能还会有突然下达的任务，我实在是感觉压力山大。

队长皱了皱眉头，显然很不喜欢我说话这口气，也不忙着回答我，端